



陳家毅，新加坡建築師。始讀建築於新加坡國立大學，畢業於倫敦建築聯盟。曾得獎無數，為上海世博新加坡館設計師。著作有：《不完夏》、《重顧草地》、《城市磁場》。

釋放情感的英式箱盒 · 陳家毅

在喝酒場所、大小劇院箱盒似的昏暗空間裏，英國人心中的天使和魔鬼都得以同時釋放。

聖誕過後的倫敦清晨，四下寂靜無聲。寒冬氛圍激盪起小小騷動：先是BBC電台報道英國歌手喬治·邁克爾逝世的訊息，接著打開Radio 4，名人追弔篇幅排山倒海而來，淹沒了原本節日該有的和祥氣氛。專攻流行音樂的Radio One更在簡短新聞播放後立即接上老歌《去年聖誕》(Last Christmas)，叮叮咚咚的樂章事後聽起來有某種反諷，歌名是個自我預言，果真成為歌者的「最後聖誕」了。

數天之內的公定假日，英國仍環繞著淡淡的哀傷。這位民間喜愛的公眾人物未告而別，驚訝度和傷心度雖然遠遠未及八十年代初的約翰·連儂，或九十年代末的黛妃（戴安娜王妃），卻也讓英國人找到崩堤缺口而流淚輕哭，藉此管道抒發自脫歐拍板以來憋在心裏鬱悶已久的情緒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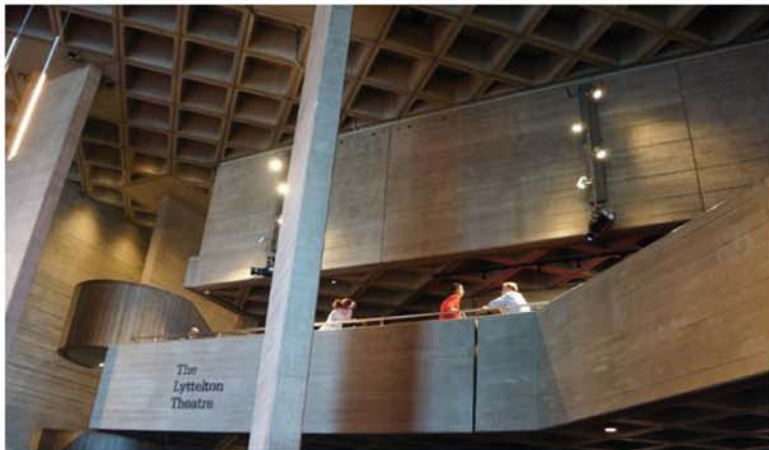
看似不苟言笑的英國人，平日愛憎不形於色。同事、鄰人、朋友君子之交淡若水。家家戶戶尊重個人隱私，若沒預先約定，誰都不會有事無事冒然登門拜訪，這一點和喜愛呼朋喚友共享晚餐的法、西、意拉丁族鄰國尤其大不同。現代的英國人雖說不上是無神論者，而今一般都不去教

堂做禮拜，除了聖誕日之外，教堂已經成為紅白二事親戚才會聚首的地點。

英國人尊重也衛護個人空間，只不過許多時候變調走樣成為孤立獨處，情況尤以大城市如倫敦最為嚴重。終日深鎖家中的獨居老先生老太太，一

可收拾。也只有在這時，英國人心中的天使與魔鬼得以同時釋放。料想許多天馬行空的英國創意，亦從這洪注般四射迸出的力量而來。這倒和遠方另個島嶼國，日本，異常相似。四百年前，莎士比亞早已看到英國人骨子裏不肯輕易就

看到英國人骨子裏不肯輕易就



■ 位在倫敦南岸水邊的國家劇院，是我每次回到英國都要報到的地方：清水混凝土築成的樓宇線條分明，走在泰晤士河橋上遠望，它彷彿是被沖洗上岸的大石塊或防浪壘，酷冷的外觀怎樣看都不像個傳統的劇院。耗時十三載，竣工於一九七六年——那是安藤忠雄尚未將清水混凝土建築帶到家喻戶曉的年代！

靠近建築物細看，可以察覺牆上水泥倒模時留下來橫向的自然木紋，細工盡收裏內不炫耀外露。不知者不覺，這點非常英國。幾近無色調的建築即便進到大堂、售票處、等候廳、酒吧間，甚至三個不同大小的劇院，由外至內單色的清水混凝土一直保持沉着、低調。可是當觀眾席安靜下來，劇場燈光由昏黃捻抵至黝黑，我們方恍然大悟：夢一般明亮的色彩只允許煥放於舞台上。

陳家毅

天的盼望是到街頭便利店買瓶牛奶，找個機會和年輕外籍售貨員寒暄一番，毛外衣還滲透著久積的培根煎蛋味道。

瓶裝密封的情緒，到了可以藉機取鬧的喝酒場所，西裝筆挺年輕有為的英國上班族，數杯啤酒下肚後往往一發而不

範的叛逆性。而劇場在於英國，遠比宗教更有說服力，更能深入民間打動民心。才過去的二零一六年裏單是《李爾王》，倫敦就上演過三個不同的版本。英國人每回重看一齣莎劇，熟悉有如我們背唐詩宋詞，低頭細嚼的是自己剛過的

社會如何變遷。」

一段人生，劇場墨黑中暗自反思。當台下五六百個觀眾一同屏息凝視，舞台上起伏的情緒拋遞返回台下，其感染力非同小可。在場的人們雖毫無交流，卻在同一時刻，互相引證了共通的信念，共享的喜怒哀樂。

這也是為甚麼，我越來越喜歡泡在英國人的 Pub，抑或在倫敦大小劇院流連忘返。就在箱盒似的昏暗空間裏，即便沒有和人交談、對話，都能碰觸到英國人的毫無保留的一面；偶而門扉打開了，讓人窺探見他們腦子裏充滿的怪念頭，無關黑白是非總會有訝異驚喜的發現。

這段假期期間在倫敦社交上，斷斷續續我讀著英國現代劇作家 David Hare 的個人回憶錄。書中為我解讀了許多六七十年代曾接觸過的二手英國事物：時事、習俗、新聞、人物、小說、劇作、電影、流行歌曲。那時身在遙遠的熱帶島嶼似懂非懂，卻是印象深刻，日後肯定形成了個性裏不可分割的一部分。

對文化的構成書裏有精闢的見解：「一個人人生下來，就已歸屬於某種文化。文學並不是因為上流社會精英們有了高尚的對話才出現，文化亦非盛載於精緻盜杯供人品用。不，相反地，它是由下而上的社會動力，來自社會的最深層。文化不是附加物，它是社會的真表情。更主要的是，它顯示了社會如何變遷。」